

风满楼时山雨来

——异人奇闻

北 京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满楼时山雨来：异人奇闻 《山海经》 杂志选编 .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
(消闲文酷——中国民间奇闻精编)
ISBN 7 - 200 - 04404 - 0

I . 风… II . 山… III . 民间故事—作品集—中国—古代
IV . I27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78331 号

风满楼时山雨来
——异人奇闻

FENG MAN LOU SHI SHAN YU LAI
——YIREN QIWEN
《山海经》 杂志选编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100011

网 址：www . bph . com . 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印刷厂印刷

*

880×1230 32 开本 14.125 印张 361 000 字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7 - 200 - 04404 - 0
I·703 定价：21.00 元

致 读 者

在风景秀丽的杭州西子湖畔，我们经营着一份赏心悦目、雅俗共赏的《山海经》杂志。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将古今中外的优秀故事奉献给广大读者，其中既有“名人传说”、“民间奇案”、“茶馆趣闻录”、“妙联巧对故事”、“三教九流传说”、“皇宫里的故事”等民间故事，又有反映现实生活的“城乡奇闻”、“当代传奇”、“家庭悲喜剧”、“伤心女子故事”、“警世故事”等新故事，还有“海外奇闻”、“幽默与笑话”等。内容丰富，图文并茂，古朴典雅，别具一格。现在，带着江南水乡的气息，《山海经》杂志结集成这套轻松雅致的《消闲文酷》丛书，送一份温馨和祝福，给忙碌在各行各业的所有朋友……

《山海经》杂志社

樊楼蒙冤记

上门女婿

故事发生在北宋年间。

当时，东京是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各国的客商云集在此，店铺林立，生意十分兴隆。京师有个最负盛名的酒家，名叫“樊楼”。樊楼的主人不姓樊，姓楚，名云天。

楚云天本是宣州人氏，家住金宝圩。有一年水阳江发大水，洪水冲破了圩堤，楚云天的父母葬身水中，楚云天却攀住一块木板，漂泊到了异乡。他一路乞讨，来到京城。一个寒冷的冬天，北风呼啸，鹅毛大雪漫天飞舞。楚云天衣不蔽体，肚里饥肠辘辘，身上冷得打颤，一步一个踉跄踉跄在街头。突然，他只觉得两眼一黑，身子一软，咕咚一声栽倒在雪地上不省人事。

楚云天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个松软暖和的被窝里，身边坐着一位面目慈祥的老者。这老者名叫樊笑风，在这京城里一个繁华地段开了一个酒家，人称樊掌柜。樊掌柜为人仁义，见人笑口常开，顾客都十分喜欢他，因此生意做得很是红火。这天樊掌柜出门买货，正碰上晕倒在地上的楚云天，忙命伙计将他背回到店中。

樊掌柜见楚云天是个流浪到异乡的孤儿，十分同情，决定收留他在店中当个小伙计。

楚云天生性聪明能干，肯吃苦，在做生意上又很有灵性。樊掌柜看在眼里，喜在心上，酒店中的大小事务都有意交给他全权处理。几年下来，楚云天俨然成了樊家酒家的半个掌柜了。

樊掌柜这样抬举楚云天，他是有目的的。樊掌柜老伴死得

风满楼时山雨来

早，只给他留下一个女儿，名叫樊梨花。这梨花姑娘从小便出落得像花儿一般艳丽动人，是樊掌柜的掌上明珠。周围有很多人想聘梨花为妻，但都被樊掌柜婉言谢绝了。这是为什么呢？他想给梨花招个上门夫君，好继承他开创的家业。无奈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人选，为此，他一直把这事挂在心上，这成了他的一块心病。如今樊掌柜见楚云天为人乖巧，心眼灵通，待人诚恳，又长得一表人材，不由得暗自高兴，便处处有意栽培他，还时常让梨花与他单独相处，培养他们二人之间的感情。那楚云天与梨花两人也是日久生情，互生爱慕。

这年冬天，樊掌柜得了风寒，一病不起。楚云天为给他治病，东奔西走，想尽办法求医抓药，仍然是百治无效。樊掌柜是个开朗人，知道自己大限将到，决定趁自己未入黄土之时，给楚云天和女儿把婚事办了。楚云天和梨花终于在一片吹吹打打的喜乐声中入了洞房，结成佳偶。翌晨，楚云天和梨花这对小夫妻来到樊掌柜的卧室，给他请安，竟见老人家盘腿打坐在炕上，满面红光，两眼炯炯发亮。楚云天未及开口，樊掌柜抢先说道：“恭喜你二人新婚大喜呀！”说着，还作了个朝天揖。两人一惊，隐隐觉得老人家神色有些异常。樊掌柜把楚云天拉到面前，语重心长地对他道：“贤婿，我如今把爱女以及酒店都托付于你了！贤婿切记，老夫自开创这片家业以来，一向以忠厚为本。俗话说，做生意三件宝：人和、地利、信誉好。一分生意，十分情意。你一定要恪守我这个根本。商人本为利，但不可把利看得太重。有道是今日红花，明日柴草；今日金子，明日尘土。别人有难，当出手相帮。”楚云天听罢，忙跪下道：“岳父大人的教导，我一定铭刻在心！”“好！好！好！”樊掌柜拍手赞道，又仰头哈哈大笑三声，往后一倒，四肢一伸，竟驾鹤仙游了！

楚云天大恸，料理了樊掌柜的后事后，他请了京师著名的工匠，对酒家进行了扩建。新酒家分楼上楼下两层，增添了许

多设施，同时，他又聘请了十多名色艺双全的歌伎，搞了吃喝玩乐一条龙服务。为纪念恩重如山的岳父，楚云天特地把酒家起名叫“樊楼”。

由于楚云天善于经营管理，樊楼的生意非常兴旺，就连一些外国客商也经常到这里宴请消遣。

另外，楚云天还经常打点京城的丐帮和贼头，一掷千金，毫不吝啬。因此，叫化子和三只手从不上樊楼扰乱。顾客在店内遗忘下什么东西，大至金银包裹，小至头巾绢头，店家总是千方百计寻找到失主，登门送还，或者妥善保管，等待失主认领。这样一来，樊楼在京师的美名有口皆碑。

神秘的虬须客

在来樊楼的外国客商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波斯商人。

这个长得碧眼虬须、深目高鼻的波斯商人，经常变换着奇装异服，但他头上始终一成不变地戴着一顶在宋时豪门贵族中流行的那种精致高帽，显得特别扎眼。人们不知他叫什么名字，都喊他“虬须客”。

这虬须客每次来樊楼，总是自备酒菜，一摇三晃地走上楼来，占据临窗的一个雅座。他既不要歌伎伴舞助兴，也不向店家买一样东西，也从不在这里住宿。虬须客每次自带了酒来这儿喝得酩酊大醉，还不时敲着桌子，嘴里伊哩哇啦大声唱着一支古怪难懂的歌。唱罢歌，他就向店伙计要水喝，临走时，又向店家讨些糕点吃，吃不了的朝自己袋里一装悠悠而去。原来樊楼有个规矩，供给顾客的茶水和糕点都是免费的。这虬须客来樊楼，店家甭想从他身上掏一个钱子儿，还要倒贴他茶水和糕点。为此，每当虬须客来到，店中大小伙计以及歌伎都对他十分反感，给他白眼珠子多黑眼珠子少。这虬须客脸皮比城墙还厚，照样来抢那临窗的雅座，大呼小叫白吃白喝。大伙计吴

风满楼时山雨来

新，曾忿忿地对楚云天说：“这家伙太吝啬了，我们不应该再让他来了！”楚云天却大度地一笑道：“外国商人能来我们小店，已很看得起我们了，再说他来我们酒店，我们损失并不太大。像这样的客人，即使是赔本的生意也要做，不能让他小看了我们大宋的百姓啊！”同时，楚云天还吩咐伙计不要怠慢那个虬须客，把楼上那个临窗的雅座每天都留下来给他。每当虬须客走时，楚云天还亲自送他走出门外，抱拳笑道：“望客官下次再来，不敬之处，请多赐教！”那虬须客也不说一句客气话，昂头扬长而去。

想不到就是这位虬须客，差点儿给樊楼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原来，这虬须客是做中国特产生意的，每次都从波斯万里迢迢运香料来东京，换取中国的丝绸、瓷器、纸张等回国，赚了不少的钱。虬须客来中国，有自己专门居住的驿馆，后来他听说樊楼对待顾客仁义盖天，不大相信，认为商人以利为重，谁肯慷慨施义于人？便怀着好奇心三番五次地前来试探。

这次虬须客来中国用香料换取了一些奇珍异宝，不久就要打道回国了。这天他意外地没有自带酒菜来到了樊楼，把大拇指一翘对楚云天说：“楚老板果然名不虚传，你的为人我非常钦佩。明天我要回国了，很想结交你这个朋友！”楚云天连说哪里哪里。虬须客一边说着一边走上楼，觅了一个座位坐下，要了一桌美味佳肴，又召来两个妙龄歌伎唱曲侑酒。他对楚云天说：“这次我可要付足酒费了！”

谁料，此公正拥香偎玉、手舞足蹈飘飘欲仙之际，竟乐极生悲，忽然脸色苍白，两只绿眼珠子朝上翻了几翻，大叫一声，像抽鸡爪疯似的抽搐着身子，连人带椅子仰面朝天栽倒在地上。那两个歌伎见状，吓得花枝乱颤，缩做一团，大哭小叫，整个酒楼都被惊动了。楚云天闻讯，大吃一惊，带着吴新飞步抢上楼来。

吴新伸手探了探虬须客的鼻息，只见出气不见吸气，慌忙

向楚云天悄声道：“掌柜，我看这家伙活不长了，还是把他送回驿馆吧。俗话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要是让他死在我们店里就麻烦了……”

“不行！”楚云天连个愣也没打，坚决地说，“来者都是客，客人病在我们店里，我们怎能袖手旁观，置之不理呢？”

“掌柜……”

吴新还想再劝楚云天，被楚云天伸手阻止住了。他当即指挥伙计把虬须客抬至静室，叫妻子梨花好生护理，同时命两个伙计道：“快备轿子，请神医华！”

神医华是京师有名的医生，凡疑难杂症均手到病除。他自称是三国时华佗的后代，并得华佗真传。此公架子十足，诊金相当昂贵，穷人是请他不起的。两个伙计听了楚云天的吩咐，不敢怠慢，雇了一顶轿子去了。大约过了半个时辰，神医华乘轿而来。他迈着鸭子步，缓缓登上楼来，对虬须客上下打量一番，诊了诊脉，又翻了翻虬须客的眼皮，然后把头一仰，长长出了一口气，却不吱声。楚云天焦急地问：“华先生，他到底患了什么病？能不能诊救？”神医华听罢，半晌低下头来，捻须吐言道：“此人已经不行了，准备料理后事吧……”话犹未了，那虬须客却猛地睁开两眼，兀地坐了起来，嚷道：“谁说我不行了？我的理想是要做一个天下第一的商人，壮志未酬，怎能离开这个世界呢？”神医华吃了一惊，直跳起来，脸上沁出了一层汗珠儿。这时，却见那虬须客复又倒了下去，张着嘴直吐粗气。神医华见了，抹了一把脸上的汗，对楚云天说：“他这是回光返照，你有什么话赶快问他。”

楚云天赶紧俯下身子问虬须客：“客官，你甭难过，人生一世，难免要走这条路的，你有什么话要交代于我吗？”

那虬须客已说不出话来了，吃力地用手指了指腰间的锦袋。楚云天忙摘下锦袋观看，见上面绣了一行曲里拐弯蚯蚓似的异国文字。他见多识广，知道许多外国商人都爱在身上带这么一

风满楼时山雨来

个锦袋，并在上面绣上自己的国籍、住址、姓名，以防不测。楚云天道：“客官，小店一定按锦袋上的地址通知您的家人……”

虬须客艰难地点了点头，又用眼光四处寻找着什么。楚云天忙拿来虬须客携带的小包袱，打开来，有一只小匣，里面全是翡翠珍宝，光彩夺目，还有一个账本。楚云天又恳切地对虬须客道：“我知道，这是你来中原做生意所得，这些财物小店妥为保管，待你家人前来定当完璧归赵。”

那虬须客又点了点头，然后吃力地抬手指了指头上的帽子。楚云天可摸不透他这是啥意思了，忙和大家猜测。吴新道：“他是不是想摘下我们大宋的这顶高帽子，换上波斯帽子入土为安呢？”这时，梨花开口道：“我看这人常来东京，说不定早就喜欢上了我国的风土人情，一定是不让换掉他戴的这顶宋朝帽子安葬。”

楚云天一听，觉得妻子言之有理，遂向虬须客道：“客官，我一定按照你喜欢的这身打扮，遵照贵国风俗料理你的后事！”话刚说完，那虬须客双目散光，挤出两滴眼泪，恋恋不舍地魂游西天去了。

由于人命关天，楚云天派人呈报开封府。开封府刘大人亲临现场，作作替虬须客验了尸，确系暴病而亡，便责成楚云天一手善后处理。

吴新道：“好在这家伙还有不少珍宝，我们可以拿出一些兑换成钱，给他料理后事和其它开支。”

楚云天连忙道：“不行，这位客官的东西我们一点儿也不能动，不然，怎好向他家人交代？”

吴新道：“怎么，用我们店中的钱替这不相干的家伙处理后事？如果再多几个虬须客，我们这个酒店岂不要关门大吉？”

楚云天没再理他。半个月后，楚云天才料理完虬须客的丧事，细一算账，所用的一切开支竟抵得上樊楼一年多的收入。

失珠蒙冤

一年后，那位虬须客的妻子带了一个随从，在波斯国王派的特使陪同下来到东京，直奔樊楼而来。

楚云天接到通报，忙到门口迎接虬须客妻子等人。接入内室坐下，楚云天立即向他们叙说了虬须客暴死的经过，并当场点清遗物，对照账目，分毫不差。

此时，那位波斯随从忽然问道：“请问楚老板，还有什么遗忘了的重要物品没有？”楚云天被问得一愣，仔细想了想，说：“客官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了！”

“胡说！”那随从勃然大怒道，“还有一样东西你没交出来！”

那位虬须客妻子嚎啕大哭起来：“我丈夫的传家之宝不见了……”

原来那位虬须客的祖先是位航海家，在唐朝时就驾船探险来到中国，最先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那时，中国的丝绸在海外是无价之宝，波斯国王为了表彰他的功绩，特地把自己心爱的一颗鹅卵石般大的国宝珍珠赐给了他。据说，此珠有辟妖驱邪、延年益寿的功能，价值连城。这颗珍珠传到虬须客手上时，他外出经商总是随身携带，日夜不离身。另外，这虬须客非等闲之辈，他的姐姐就是波斯国王的王后，按中国话来说，他是堂堂波斯国的国舅了。否则，波斯国王也不会派特使护送虬须客妻子前来中国了。

楚云天当然不会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他冷静地道：“诸位莫急，如果客官真在本店遗失了什么物品，按敝店的规矩，一律照价赔偿！”

随从拍案而起，道：“此珠乃无价之宝，你这座酒楼不值它的一个零头，你能赔得起吗？我看你是耍滑头，藏匿了珍珠不想交出来！”

风满楼时山雨来

站在一旁的吴新忍耐不住了，抢前一步揪住那随从的衣裳，怒喝道：“你这厮好无道理！我家主人好心好意替你鸟商人收尸埋葬，花了许多金银，你等不但不道谢，反而血口喷人，诬赖我家主人的清白。看大爷我这对拳头饶不饶你！”

“住手！”楚云天大骇，忙喝住吴新，向那一行人道歉。

一直没开口的那位波斯特使，此时冷冷地道：“楚老板，你既然不肯交出宝珠，那么我们只有去见你们的大宋皇帝，不怕你们耍赖！”

接着，这三个人气愤地离开了樊楼。楚云天怔住了，他预感到一场祸事逼近樊楼了。

果然，宋朝皇帝英宗接到波斯特使的状文以后，十分震怒。他知道此事一旦处理不好，将变成两国的纠纷，有损大宋的名誉，日后还有哪个外商敢来中国做生意？于是，英宗立即严令开封府限期破案。

开封府刘大人深知楚云天的为人，而且曾有好几次来樊楼宴客，和楚云天的交情颇为深厚。他不相信楚云天会见宝眼开，一念之差将宝物藏匿起来。但皇命在身，他岂敢抗旨不遵？他只得按照圣命将樊楼查封，把楚云天、樊梨花、吴新、神医华和那两个歌伎等一千人缉拿归案。

一连过了几堂，刘大人也没审出个头绪来。楚云天向刘大人苦苦哀求道：“小店根本没有见过什么宝珠，叫我怎么拿得出呢？”

眼看破案的期限将到，波斯特使不断地前来催促，但案子仍查不出个蛛丝马迹来。那个波斯随从怒不可遏，竟拂袖而去，扬言要回国将此事向波斯国王禀报。

有人将波斯随从回国的事向英宗禀报了。英宗感到事态越来越严重了，一恼之下，以查案不力的罪名将刘大人革职了，调了一名叫侯显能的人顶替了开封府的职务，继续查案。

这位侯公一向心狠手辣，刚一到任，不问青红皂白，把楚

云天等一千人带到大堂，一顿严刑拷打，一个个被折磨得皮开肉绽，浑身鲜血淋漓。回到牢房，那位神医华哭哭啼啼地道：“楚掌柜，你自做好人，累得我这个老头也吃了这许多皮肉之苦，日后倘能见得天日，你一定要赔偿我损失。”吴新听得不耐烦，斥道：“华老儿，大家都关在牢里受苦，眼下活命要紧，你还 嗦什么？”楚云天劝道：“不要再吵了，我们得想个法子洗清这身黑才好！”吴新道：“老板，还能想什么法子！我看那几个外国佬眼红我们的樊楼家业，分明存心敲诈我们！”楚云天道：“我琢磨着堂堂波斯大国派特使前来追宝，决不是有意敲诈，一定事出有因，那个虬须客从发病到安葬，诸位都在场，大家仔细想想有什么可疑之处？”

这当口，梨花突然叫道：“有了！我看那波斯商人一身波斯打扮，却戴了一顶宋朝帽子，实在古怪。我们在给他装殓时，全身衣裳都检查过，惟独没有动那顶帽子，秘密是不是就在那顶帽子上呢？”

楚云天听罢，茅塞顿开，道：“怪不得他临死前还指指帽子，原来是别有用意……”他挣扎着坐了起来，拼命摇动铁锁向狱卒呼道：“看守兄弟，我要见侯大人……”

第二天，侯显能押着一千人犯来到虬须客的墓地，同时又邀来了虬须客的妻子以及波斯特使，开棺检验。

岂料，打开棺木，虬须客头上那顶大宋帽子不翼而飞，楚云天惊得目瞪口呆！

波斯特使见状，气咻咻地责问侯显能道：“请问侯大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侯显能恼羞成怒，转对楚云天喝道：“大胆刁顽，竟敢戏弄本官，我决不轻饶你！”又对衙役喊道：“把这一千人给我押回牢房！”

那侯显能回到府中，又对楚云天等人一一用刑。他决定从

风满楼时山雨来

樊梨花身上开刀。侯显能又冲着楚云天喝道：“你这厮再不交出宝珠，我便将你的女人扔进其他男人的牢房，看你还敢抵赖！”楚云天忍无可忍，冲着侯显能破口大骂：“狗官，我本没藏宝珠，从何抵赖？”吴新也叫骂道：“你这狗官，不分青红皂白，枉自折磨人，苍天在上，饶不得你！”

侯显能气得两眼翻白，命左右：“把这一千人打入死牢！”

樊梨花回到牢房，因不堪羞辱，一头撞在墙上，命丧黄泉。楚云天抱着梨花的尸身，悲痛欲绝。

吴新劝住楚云天，道：“老板，你休要过度悲伤，我们得想办法替老板娘雪耻才好！依我之见，那位虬须客的坟墓分明被人盗掘过，我们得查出掘墓之人……”

一言提醒梦中人，楚云天收泪道：“京城内的大盗小偷，我都打点过，他们怎么会这样害我呢？看来只有拜托‘一枝梅’查询一番了。”

好人天照应

“一枝梅”是谁？

这“一枝梅”是京城有名的大盗，是各路盗贼的头儿。他长得小巧，却心灵胆壮，为人慷慨仗义，虽是个贼，但只偷那些吝啬财主、不义富人的东西，偷来之后又救济穷人。这人武功高强，来无踪去无影，而且善于化装，每次作案时，都爱在墙上画上一枝梅花，所以有人称他“一枝梅”。“一枝梅”曾闻楚云天为人仁义，慕名拜访过他。

楚云天想通过他来查出盗窃宝珠之人。

楚云天知道“一枝梅”的落脚地之后，就通过一个十分要好的狱卒，前去寻找“一枝梅”。

几经周折，那“一枝梅”经过一番化装赶来了，就连寻找他的那个狱卒，也一下子辨认不出他是谁了。

楚云天见到“一枝梅”，便哭诉了自己被冤经过。“一枝梅”听罢，抱拳对楚云天道：“大哥，你一向施仁义于人，我这就去查询，看是哪个忘恩负义之徒干的，我一定饶不了他！”

“一枝梅”离开楚云天后，立即召集了京都各路贼盗的头儿，向他们说明了原委，要他们三天之内查出谁是盗窃宝珠之人。

三天过后，大小头儿们向“一枝梅”汇报，他们手下并无一个盗掘过虬须客的坟墓。“一枝梅”深知他们不敢在他面前撒谎。他赶到狱中，如实向楚云天说出查询经过，并道：“大哥，依小弟之见，这盗掘宝珠之事，不是本地人干的，肯定是‘过路客’干的！”

楚云天一听，惊得瘫坐在地上，叹道：“外地人是怎么知道那虬须客头上帽子中藏有宝珠呢？”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那颗宝珠正是被那位波斯随从窃走的。

原来这波斯随从早就想得到那颗宝珠了，但一直无从下手。他这次随虬须客妻子来中国追宝，正是想伺机下手窃得宝珠。开封府刘大人几次提审楚云天等人，他在一旁冷眼察看，已窥出这一干人是无辜的。他仔细琢磨，断定那颗宝珠还藏在虬须客的身上，未被楚云天等人发现。

波斯随从借口回国，乘着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去了虬须客的墓地。这位波斯随从在本国就是个掘墓高手，再加上虬须客的坟墓是按照波斯国的风俗式样设计的，因此他轻车熟路没费多大周折就启开了虬须客的坟墓，搜走了那顶宋朝帽子，没留下一丝破绽痕迹。他身怀宝珠，没敢回国，却逃往高丽国，打算在高丽卖掉这颗宝珠定居下来，快快活活过一辈子。

波斯随从逃到高丽，找到了个珠宝商人，就要卖掉那颗宝珠。这位高丽珠宝商名叫金正辉，走南闯北见多识广，见到宝

风满楼时山雨来

珠，大吃一惊，知道不是寻常之物，忙把波斯随从引入内室，设宴款待，席间，便向波斯随从套问宝珠的来历。那波斯随从酒酣耳热，得意忘形，自以为在异国他乡已远离了是非之地，便竹筒倒豆子一般把他怎样窃得这颗宝珠的经过说了出来。岂料，金正辉不听便罢，一听大惊失色，心中叫苦不迭。

说起来真是无巧不成书！几年前，金正辉也曾经到中国经商，谁知出师不利，竟蚀了老本，连回程的路费也赔了。他走投无路，信步来到樊楼，准备用袋里仅有的几个钱买个醉后一死了之。金正辉喝着喝着，不禁悲从中来，伏桌大哭起来。他的举动惊动了楚云天。楚云天找他谈心，探明原委，劝道：“人有失手，马有失蹄，来日方长，何必要自寻绝路？你何不重整旗鼓，天下哪有翻不过的山头？”金正辉泣道：“楚掌柜，你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呀！我此番来你们中国典当了家中所有的财产，哪还有本钱再翻身？”楚云天听了，立即给他一笔回国的路费，还无偿赞助了他一笔可观的银钱让他作做生意的本钱。金正辉感激得泪水涟涟，跪谢道：“恩公的深情，在下没齿不忘，倘能东山再起，定当报答！”

金正辉回国后开了一家珠宝行，几年下来，他广置产业，并娶妻生子，成了当地首富。由于业务关系，他一直没能抽身去中国拜谢楚云天。

此时此刻，金正辉得知楚云天为了这颗宝珠身陷囹圄，如何不急？暗忖：恩人有难，我此番不去解救，真枉为人也！为了不使真正的罪犯逃脱，他假作关心状问波斯随从卖了宝珠将何去何从。当金正辉听说波斯随从将长住高丽时，心中大喜。事后，他派了两名美女去波斯随从的住处把他纠缠住，绊住他的脚。他打点了行装，带了宝珠，匆匆踏上了去中国的路途。一路上，他心急如焚，恨不得插上双翅，一步飞到宋朝的京都东京……

事情终于水落石出，真相大白。虬须客妻子失宝重得，热

泪盈眶。她觉得自己误会了楚云天，使他蒙受冤辱，又失去了爱妻，实在有愧于他。特别使她感动的是，丈夫完全是按本民族风俗安葬的，其礼遇周到仔细。她改变了迁灵回国的打算，让丈夫永远长眠在这礼义之邦。

宋英宗得到禀报，龙颜大悦，亲率文武百官主持樊楼重新开张。他觉得楚云天的仁义之风为国争了光，特赐樊楼一匾，上书“诚招天下客”五字。虬须客妻子和波斯特使商量后，也专门请了能工巧匠用两国文字制作了一块方匾，上写“天下第一酒家”，并将那颗宝珠镶在匾中央，一同赠给了樊楼。同时，由波斯特使出面，宴请朝野知名人士和在京的各国客商，为樊楼正名。那一天，樊楼门前披红挂彩，鼓乐喧天，前来看热闹的人摩肩接踵，热闹非凡。看着这欢乐的场面，楚云天不知是喜是悲，泪水长流。那位神医华也应邀而来，感叹道：“唉，如果不是那位高丽商人前来搭救，我等众人恐怕早上了断头台了！”吴新却道：“假如不是老板平日多方行善，又怎会有那高丽商人前来送宝珠呢？这件事使我认识到，好人天照应啊！”

从此，樊楼的美名传扬海内外，生意又格外火爆起来。

然而，此时樊楼的主人却换了，老板是吴新。据说，楚云天失去爱妻过度伤心，隐居到深山寺庙中去了。

(陈金顺)

风满楼时山雨来

扇坠风波绣鞋冤

明朝年间，四川成都华阳县有个童生，名叫蒋瑜，父母亲在的时候，跟陆家对过亲。后来双亲亡故，连年遭灾，陆家一看苗头不对，不肯把姑娘嫁到这种穷人家去，就一拖再拖。蒋瑜呢，倒也不急，想自己还是读书要紧，只要书包底下翻身，还怕讨不到老婆吗？所以天天躲在房里咿咿呀呀读四书五经，不到四更天是不肯去睡觉的。

说来也巧，蒋瑜的贴隔壁邻舍赵玉吾，是个绸缎铺老板，生个儿子不争气，又矮又小，十五六岁年纪了，看起来不过十二三岁。相貌难看不说，还有些痴呆毛病。赵玉吾宝贝自己的儿子，早早就替他讨进了一房媳妇。媳妇娘家姓何，今年18岁，生得花容月貌，人见人爱，嫁给一个呆大，岂不是鲜花插在牛粪上？为只为她爹妈早早过世，家中只有个奸刁油滑的哥哥，只想独吞家产，把妹子赶出门，这才糊里糊涂进了花轿。再说赵玉吾，也有他的小九九，心想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家店了，难得有这么个机会，当然不可放过。媳妇比儿子大几岁，也没啥希奇，先讨进来养在家里，将来再圆房，有何不可？只是总有些心虚，生怕这个媳妇死呀活呀的闹事，留不住，所以对媳妇百依百顺。若要好，大做小，媳妇开口要什么东西，总要千方百计替她弄到手，讨她的欢喜。这个媳妇何氏，在家中受哥嫂的气，巴不得早点走出。来到赵家，虽说丈夫不争气，想想公公婆婆待自己好，胜过亲爹妈，也就心平了。所以嫁到赵家一个月，倒也相安无事。

这天上午，婆媳俩一边做针线活一边闲聊，何氏忽然想起一件事，随口说道：“婆婆，隔壁读书的，是个秀才，还是童生？”原来何氏的卧室正跟蒋瑜的书房贴隔壁，蒋瑜读书，何氏